

生日的礼物

短篇小说新作选



生日的礼物

——浙江作者短篇小说新作选

浙江文艺出版社

封面设计 张妙夫
责任编辑 曹布拉

生日的礼物

本社 编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杭州武林路125号)

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杭州环城北路天水桥堍)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0.5 插页2 字数233,000 印数(0.001—15,000)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0317·161

定 价: 0.94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浙江省中青年作者短篇小说新作的选集。选收的十七篇小说，均取材于丰富多彩的当代生活。有的在色彩鲜明的风俗画的描绘中展示农民的新的精神面貌，有的记叙在国外工作的建筑工人的特殊经历，有的揭示中年知识分子在家庭、事业中的矛盾，有的刻画老干部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还有更多的篇章，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五光十色的生活画面。这些作品，生活气息浓郁，艺术风格各异，读后将给人以思想启迪和美的享受。

目 录

1	沙灶遗风	李杭育
26	洪峰到达之前	陈 峻
49	扳手腕	赵锐勇
59	脚 印	张晋蜀
78	补 丁	李 战
91	韩宝泉分房记	余小源 简庆闽
113	加油女工	吴广宏
138	也是一个中年	叶九如
158	灵 魂	陈 军
186	闯旋涡	龚泽华
201	傍晚，下着细雨	金一鸣
214	这一刻，夕阳正美	肖 于
234	生日的礼物	沈治平
257	由那辆囚车引起的……	陈旭明
280	孟扣老大的船	高 锋
302	三河谣	闻 波
321	男儿有泪不轻弹	余 华
331	编 后	

沙 灶 遗 风

一

褚县的西北角，葛川江入海口喇叭湾南岸，有一处稀奇古怪的地名：沙灶。

两百年前这儿还是一片汪洋。县志上说，大约嘉庆年间，海水日渐退落，留下这片龟背似的海滩。“庚子”事变后，为防范洋人自海口侵犯，道光皇帝派来镇守使，下令沿海岸筑起长堤，垒了炮台，驻了官军。从此，生荒地上有了人迹；十万民工在沙滩上垒灶搭锅，地方也由此得名。

那年头人死死便当。海堤筑起了，蚁群般的十万民工却所剩无几。幸存下来的后来大都做了私盐贩子。沙灶没别的出产，只好有啥卖啥。

然而，即使这样一片荒芜、贫瘠的沙丘，也成了那些为生计所迫的灾民千里寻觅的宝地。每年都有大批丧失了土地的农民沿葛川江漂流而下，来这儿碰碰运气。移民们在海潮和瘟疫的袭扰下蚕食般地开垦土地，在这片只长着茅草的盐花花的沙滩上，开掘出几百里大小河道，修复了

海水冲毁的大堤，年复一年地耕耘、种植、收获，靠一种古老而神奇的本领生存下来，繁衍下去。

一百年惨淡经营，几代人含辛茹苦，血做了肥，沙成了土，如今的沙灶倒是块绿洲了。

沙灶方圆百余里，从地图上看，恰似一把折扇，海堤上任何一处河口相距乡中心的沙灶镇都在五十里上下，而那十几条由沙灶镇直通各处堤闸的运河则象一根根扇骨子。

沙灶镇象是那扇轴，抵着航埠山。那是褚县仅有的一座孤零零的小山，从前曾是喇叭湾南岸的渡口，如今海湾向北推移了几十里，它失去了早先作为船埠码头的身价，而它脚下的沙灶镇因此而繁华起来。小镇北门外的港湾里每天都有几百条拖轮和水泥驳船停泊、出入，码头上呼呼的哨子和船工们沙哑的叫骂震天价响。沙灶有多少吃弄船饭的谁也估不了数，只晓得乡里的交通运输差不多全靠星罗棋布的河湾港汊和这帮常年在船篷下开锅的汉子。他们拉走了乡里的谷物、棉麻、蚕茧、甘蔗、瓜果，再从城里捎回农具、化肥、砖瓦和各类日用百货。这些年搞了责任制，乡里人家普遍进账不少，城里货越来越多，乃至电扇、电视机、照相机这类“花钱不长肉”的货色，也开始踏进乡下人门槛了。

当然，全乡各社队的贫富还很不平衡。一个初来乍到的外乡人只需坐船从沙灶镇往海堤走一趟，就很容易看出，越往北去，离海湾越近，土地的盐渍越重，庄稼长相越差，沿河岸所能见到的瓦房越少，草舍也越见寒伧。

乡里人管瓦房叫屋，草房叫舍。沙灶本是海滩，土质

松散，不象褚县别的地方可以用粘土夯墙造屋，所以，此地要么造货真价实的“屋”，要么就只有象一堆牛粪似的草舍。这些草舍苦得很马虎，因为缺木材，连顶梁都是用毛竹代替的，天长日久，多半草舍的顶棚都凹陷下来，远看象条搁浅的破船。

但那些屋却考究得象是新嫁娘子的梳妆匣，特别是它们的外部装饰，叫外乡人看了好不新奇——屋的外墙一律用墨汁或者锅底的烟炱涂得上下漆黑。屋檐下和山墙上，又在这片漆黑的底子上，用五色油彩画满了仙鹤、鹦哥、白梅、红莲、龙凤、云彩、蟠桃、浮屠、“年年有余”、“喜上眉梢”等等，全是乡里乡气的花鸟漆画和掺杂着佛、道及神话题材的吉祥图景，画得桃红柳绿，龙飞凤舞。

本来，画钟馗是为了辟邪，画寿星是想多活些寿，无非是讨吉利，祝平安。但乡里人迷信，对此就格外讲究。沙灶的风俗，谁家造了屋，都要摆八桌大菜，请来画匠尊为上首，吃喝停当便当众动手描画，主人在一旁吹吹打打，一口一个“画屋师爹”，叫得战战兢兢，险些没把他当成招财纳福的神仙，摆上供桌烧一炷香了。

眼下，全沙灶正经算得上画屋师爹的只有一个，就是六里桥的耀鑫老爹。

二

六里桥头有升酱油店。老板娘桂凤嫁过三个男人。第三个也死得有年头了。

耀鑫本该坐这条船回来的，他儿子庆海吃过中饭就摇

船接他去了。在回村的路上，爷儿俩为造屋的事吵得脖颈通红，因为老爹朝思暮想的是一幢画得漂漂亮亮的正经经的屋，儿子却一定要造那种时髦的平顶二层洋楼，还说他已经把地基都铺好了。耀鑫又气又急，把儿子骂了个狗血喷头。庆海也不示弱，骂不得他爹，倒把他爹心上的“屋”骂得好象连狗屎都不值。最后，耀鑫打了庆海一巴掌，庆海便赌气地扔下橹把，跳上岸自管自走了。这可苦了耀鑫，他不会摇橹，一摇就脱臼，没办法，只好背纤拖船。这一路真要了命。

耀鑫六十出头了，比一般乡里人长得嫩相些，脸孔老长，眼睛老是眯着看人，鼻子挺刮，显得人很振作，下巴刮得清清爽爽，不象别的老头胡子蓬乱，上面还沾着鼻涕。

这会儿，他靠在桂凤屋里一张竹躺椅上，耐着性子等桂凤给他烫酒。桌上几盘刚炒的菜冒着热气，两双筷子已经面对面摆好。桂凤走路一步一扭，说话嗲声嗲气，好象还以为耀鑫不晓得她已经五十朝外，还把她当做早先那个腰身苗条、脸孔搽得喷香的小寡妇。看她今日的气色，还有桌上那双筷子的摆法，这屋里俨然是老夫妻对酌的光景了。

桂凤的铺子有三间屋，堂屋做柜台，东屋睡觉，西头是灶间。灶间又用麻秆隔成两间，外间吃饭，里间烧火。桂凤是个勤快人，虽说是灶间，也拾掇得井井有条，叫人看着顺眼、惬意。

但从外面看，她这幢屋却象一堆破烂了。墙头褪了色，漆画的油彩剥落了，花花搭搭的，就象十几只漆罐一

同倒翻，泼在那墙上；屋顶上多半是碎瓦，为了遮漏，主人又在上边盖了一大块油毛毡，四边拿砖头压住，看上去很象补着块补丁，这就跟叫花子的屁股一个样了。

可话说回来，它到底还是六里桥下头一幢屋呢！在它之前，这儿的人家清一色全是舍，连几户土改时划了富农的都没能掀掉头上的茅草。

耀鑫还记得，他替跷脚百根画屋那年，桂凤还只有十六七岁，刚从航埠山南边嫁过来。成亲那天，村里乡亲都来看新娘子，都说是“痢痢讨娇娇”，跷脚佬配了个七仙女一般的小娘子。当然，她爹娘之所以肯把女儿嫁给这么个跷脚佬，是因为百根尽管脚跷，贩盐的生意却赚头不小。凭他钱褡里当当作响的洋钱，乡长的女儿他也讨得来的。

镇反那年他和乡长一起被枪毙了。乡长是出了名的恶霸，百根则因为窝藏土匪。和平佬^①黑皮被解放军追得走投无路，一天夜里找上百根，求他安排个窝。那时候政府有禁令，私盐贩不得了，而百根又是个赚大钱赚出了瘾头的家伙，嗜钱如命，收了金条，把黑皮藏到他的一爿货栈里。他当然没想到这会崩脑袋的。

百根死后，村里人倒没有难为桂凤，一来因为她相貌讨人喜欢，嘴巴又甜，男人们对她发不起狠；二来她拖着个吃奶的娃儿，女人们更觉着她可怜。当然，要是想到这可怜的小寡妇后来会害得她们心神不安，六里桥的娘儿们当初一定不肯饶放她的。

“来，大哥，别呆坐。”桂凤翘着兰花指头给耀鑫斟酒，

^①即“和平军”，抗战时期江浙一带的一支汪伪武装。日寇投降后其一部分当了土匪。

说话的声调象是戏文里的道白，“大哥这阵子在东乡过神仙日子，怕是每天好酒好肉，吃得乐而忘蜀，今日回来，该嫌我这儿寒酸了呢。”

耀鑫眯着酒，没去睬她。刚才跟儿子吵架，他心里窝着火，这会儿还在暗自骂娘呢。

“或许大哥在东乡有了新户头。谁家的娘子呀？”

“你少造点口孽！”

桂凤觉出耀鑫有些懊恼，便搬出了她的拿手戏，唱起一段葛川腔的小调给他解闷：

.....

三月阳春百花开，
百花丛中妹子来，
红颜娇娇舞翩翩，
郎哥哟，
你勿要性急把花儿采。

.....

桂凤嗓音细润，唱得又有味儿，老耀鑫听来比酒还醉人。

.....

腊月大雪飞天外，
昔日娇花已衰败，
枝头落下黄金果，
郎哥哟，
那是你存心把妹子害！

.....

这一手果真灵验，耀鑫听着听着，不由得摇头晃脑也哼了起来。他是个爽快人，一开心，气也消了，火也冒出去了，仿佛竖起一支老大的烟囱。他眯着老酒，听着小曲，心想，桂凤倒真能治我呢，一扭身，一开口，娇模娇样，真叫我惬意得骨头都痒痒了。

桂凤唱完了，又给他斟满了酒：“这趟回来，大哥总该多歇些日子罗。”

“过了年就走。南湾还有好些人家等着我去，都早就来过帖子的。”

耀鑫说得轻描淡写，桂凤却听得出其中的十二分得意。他这人爱听恭维，人家拿来一张红纸，写着几个歪歪斜斜的黑字，喊他一声师爹，他就乐颠颠地去了，就象皇帝老儿有请似的，收不收工钱都无所谓了。

人家倒不会不给钱的，而且给得还不少。画一幢屋工钱少说一百块。有些人家更考究，连灶台也请他画了，钱就给得更多。乡里话说“做人两桩事，造屋讨娘子”，娘子保不定死了还好更讨，而造屋一生世一回足够了。一生世一回的好事，索性多花点钱，多画些景儿，里里外外一古脑儿吉利吉利。

这半年，耀鑫足有千把块钱赚着了。三杯酒落肚，耀鑫的话比平常多了。他告诉桂凤，这趟回来他主要有两桩事要做：一是正式收下耀德家的庆元当徒弟，把他这门手艺传给后人，二是……是他想……耀鑫忽然支支吾吾起来，好象嘴里有一块嚼不烂的老牛筋。这第二桩大事是他

想给自己画屋，了却他一生中最大的夙愿。差不多全沙灶的人都知道耀鑫还从来没给自家画过屋，因为他家从来没造得起屋。早些年，他家是队里最穷的一户，别说造屋，就连往舍上换换新草，他也不是年年都换得起的。本来，他嘴上挂了几十年的要给自家画屋的话倒不难兑现了，可他万没想到庆海和阿苗一点都不体谅他的心情，执意要赶时髦，要造那种眼下乡里的年轻人已经造起了几幢的洋楼。他当然明白，他这支笔是画不到那些洋楼上去的。

不过，他还没死，这个家还没轮到儿子来当，何况造屋的钱有他一半，他不松口，看小辈们敢把他撇在一边不成。

屋外忽然热闹起来，好象出了什么事，人声嘈杂，沸沸扬扬。

“做啥？”耀鑫问，“耐不得了，要提前过年？”

桂凤往窗外探了探头，喜孜孜地说：“今日是腊月十八，大哥，你回来得正好。”

“腊月十八怎么的？”

“甩火把嘛。”

“甩火把？”

“瞧你这记性！……啊，倒也难怪。二十年没甩了。今年不知是谁记起这老套头的……”

这当儿，外头闹得更欢了。

三

昨晚那场雪还没化掉。田野上刮着温和的海风，象是从一个熟睡着的娘们嘴里呼出来似的。

在一片草籽地里，全村的男女老少差不多都来凑热闹了。天黑了下来。孩子们怀里抱着一个个用茅草或者茭白草扎成的火把，急不可耐地等着点火。照老规矩，那个插在地上的大火把得由村里最体面的长者，或者大家公认的财运亨通的阔佬来点，称做点“万福火”。这是一项荣誉。

老辈子的人还知道这样一个故事：相传隋炀帝篡位后要娶他老子的两个妃子，她俩很不情愿，却又奈何他不得，只好推托说，在腊月十八夜里天地不分的时辰，若是天上飞过流星，方可从命。二妃虽有通观天象、善辨凶吉的功夫，却斗不过炀帝天生一个狡诈的脑瓜。炀帝降下圣旨，下令腊月十八夜里城里闹花灯，乡下甩火把。于是，这天夜里城乡一片热闹，“流星”飞得满天皆是，两个妃子不得不依从了炀帝。第二年，农家发现但凡甩过火把的田地，收成都比往年好，所以就年年甩了。

解放后，政府号召破除迷信，加上平原地区柴草金贵，断断续续又甩了几年，三年自然灾害后断了根。

今年不知是哪个老哥心血来潮，想起了这套歇了二十年的古老的把戏。偏偏队长又爱凑热闹，经他一张罗，村里的男男女女，特别是上了年岁总爱思古怀旧的老人，想借此机会跟姑娘们风流风流的小伙和只知道图个新鲜的孩子，都一个不落地欢欢喜喜地来了。

这么好的年景，解放三十年沙灶农家从没过过这么顺心的日子，家业兴旺得叫他们自己觉得象是做着一场美梦，不趁兴找些名堂乐乐，他们怕会憋出病来的。

粗嘎的笑声在黑蒙蒙的田野上沸沸扬扬。乡巴佬的骂

娘话说得有滋有味，逗人发笑。小伙们瞪大眼睛，黑暗中追逐着姑娘的身影。这类场合总是年轻人的机会，过去每逢开社员大会他们总会有所作为。眼下田地都承包到户，会不大了，所以今天的会他们哪肯放过？乡下小伙虽说不大懂得谈恋爱的窍门，但谁家的姑娘长得漂亮，哪位“妹子”讨人喜欢，他们还是弄得清楚的。

不过，他们此刻有点不耐烦了，因为队长还没把够资格点“万福火”的老寿星祥龙阿爷接了来。小伙们骂骂咧咧地发着牢骚，骂队长“产妇产屁一本正经”，骂老寿星走路比老乌龟爬得还慢，活活叫他们大冷天站在野地里吹风。

兴高采烈的人群站满了田畔地头，一个个穿得老厚，象一棵棵从地里长出来的卷心菜，粗壮，旺盛，兴奋得红光满面。

“老乌龟”终于爬到了。队长搀着祥龙阿爷挤进人群的时候，乡亲们闹得更欢了。祥龙阿爷活得太执著了，今年整整一百岁，看样子还能活下去。有这样一位老寿星在，点“万福火”的荣誉自然非他莫属了。这当儿，祥龙阿爷神情庄严，颤巍巍地走到那支大火把跟前。他往衣兜里摸索了好一会儿，总算摸出了一盒火柴。老人手颤得厉害，哆哆嗦嗦地划了一根火柴，可没等他点上那个在火油罐里浸了半天的大火把，就被风吹灭了。第二根没划着。第三根又灭了。老人动作象木偶似地笨拙，老半天没把那火把点着。这可真急煞了众人。

这时，人堆里走出一个穿米黄色滑雪衫的农家小伙，手里握着他新买的气体打火机，对老寿星行了个吊儿郎当

的军礼，“阿爷，瞧我的！”只听得卡嚓一声，打火机窜起一股火苗，大火把呼地着了。

老人们没来得及呵骂那小伙明目张胆的僭越行为，急不可耐的孩子们便欢呼雀跃着奔向大火把了，霎时间田野上火光耀眼，千百个火把接二连三被抛向天空，恍如一束束焰火腾空而起，漫天火星飞溅……

一个沙哑的嗓门喊道：“火把甩得高，三石六斗稳稳牢！”

“火把甩得高，妖魔鬼怪没处逃！”

这象是对神灵的祈祷。老人们喊得格外起劲——

“火把甩得高，九十九岁好活到！”

“火把甩得高，子孙满堂有香烧！”

小伙们喊得不大正经——

“火把甩得高，郎哥妹子两相好！”

“火把甩得高，明年快把娘子讨！”

孩子们学着大人的腔调，也喊起了《火把谣》。不过他们最关心的是吃的——

“火把甩得高，外婆家里有年糕！”

……

喊《火把谣》自古没女人的份，不然村里那几个长得太丑嫁不出去，并且还常常被一帮不大正经的小伙当做笑料的老姑娘，大概会喊“火把甩得高，老天给我好相貌！”或者“火把甩得高，叫那伙恶言恶语的小畜生舌头全烂掉！”

四

耀鑫和桂凤站在六里桥上，远远观望西边田野上飞腾的火光。耀鑫向来不爱凑热闹，何况他觉得这种乡巴佬的游戏不大文明。甩几个火把，扯着嗓门大喊大叫，实在又野又蠢。他是个画匠，跟种田郎不大一样，他的嗜好也理应文雅一些，譬如听桂凤唱唱戏文，或者对她讲讲这阵子在东乡为几户冒富人家画屋时见着的排场。

不过他这会儿记挂着自家造屋的大事还没跟儿子摆平，实在没兴致跟她谈天说地。他觉着时光不早，该回家了。

“看哪，大哥，大半月天烧红了！”

他没理会桂凤嚷嚷个啥，说了声“明日会”，撇下她自顾自走了。

他两手背在腰后，步子不大，却走得风快。

村里静悄悄的，连狗都跟去凑热闹了，只有几头不安分的公猪在圈栏里拱着、叫着。

走过耀德家，庆元娘追出门来：“大哥，屋里坐坐。”

“改天吧。我还没回家过。”

“回家做啥？早着呢。庆海和阿苗都甩火把去了。”

耀鑫拗不过她，只得跟她进屋了。再说庆元正式拜师的事也得跟他爹娘商定个日子。

庆元娘象变戏法似的，眨眼工夫便给耀鑫端上了酒菜。她早在守候他了。傍黑那会儿听说耀鑫回来了，她就